

## 第一章

# 21 世纪的国际环境



21 世纪的世界 遭受了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事件及由此而引发的‘反恐’战争的洗礼。上个世纪与过去相比 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最多 其 3/4 的时间为‘战时体制’ 堪称‘战争世纪’。美国卡特执政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称 ,20 世纪中战争死亡人数约为 3300 万人 加上非战斗人员的牺牲者高达 8700 万人。

进入 21 世纪 尽管人们希望通过反思摆脱战争 但恐怖事件及复仇战争的频繁发生 证明人类还是不能轻松地发展 ,只能在‘历史’延长线上思考、处理问题。人类的这种不仅同人种间相互杀戮 ,与其他物种也不能协调和共存的人类基因 (DNA/RNA 缺陷还未得到改善。今后 伴随‘自我欲望’的膨胀 人类及地球环境还会饱尝战争、歧视、剥削和环境破坏之苦。

在思考 21 世纪的世界时 ,有必要回顾一下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原因、背景 这对分析今后进行的全球范围的新战争——“反恐”战争的走向 是很有必要的。为了明晰 21 世纪国际体系的机能、结构 有必要解答美苏冷战后世界格局是否发生了变化、“9·11”事件是否又带来了新的变化等疑问。

首先 为了分析当今世界的动向 让我们再拓宽一下历史的跨度 回顾一下 20 世纪国际体系的变迁。

20 世纪的世界战争和紧张的国际局势曾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被称为“战争世纪”。20 世纪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 20 世纪初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帝国主义列强时代 是日本及欧美列强对亚洲及非洲、中南美等地区的弱小民族进行殖民地统治的时期。发达国家将这些殖民地作为自己的资源供应地和市场 以此实现了自身的工业文明 而几乎所有的弱小民族都被剥夺了自由与独立 陷入被瓜分奴役的境地。日本也加入到欧美列强的行列中 引进现代工业文明 在军部主导的体制下在二战中踏上了毁灭的道路。

第二个时期从 1945 年到 1991 年苏联解体为止 即所谓的美苏两极体制的冷战时期。二战中携手对抗日、德、意轴心国的美苏两国围绕战后世界统治方式的问题 对立逐渐加深。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意识形态的对立 加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核武器这个“恐怖的均衡”下的威胁 世界分为东西两大对立的阵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时常将战火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 甚至有时严重到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个时期从 1991 年苏联解体开始至世纪末。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和计划经济的失败 导致苏联最终走向崩溃。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信息公开、新思维外交都未能挽救苏联 最终选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俄罗斯诞生了。这样 打败了长期竞争对手的美国 冷战后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冷战后世界

的特点为 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盟主‘苏联帝国’解体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规模内扩大 超级大国美国一家独霸 但脱离美苏控制的中小国家纷纷寻求独立自主。冷战后宗教及民族争端的频繁发生 美国的知名政治学者亨廷顿以‘文明的冲突’评价此现象。在 20 世纪的历史遗产中 可以追溯出 21 世纪的国际体系的源头。

21 世纪初国际关系的特点是：(1)全球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及形成‘世界市场’；(2)作为拥有绝对主权的民族国家体系的相对化、溶解化和空洞化；(3)主要文明间的对立激化与经济差异的扩大等。下面对这三方面的现状进行分析。

首先 作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征 其主流为冷战结束后日益显现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与从 17 世纪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以来的民族国家体系间的矛盾。深入西方阵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以冷战结束为契机 汹涌澎湃地涌入原东方阵营 现今几乎波及世界所有国家。基于‘资本理论’的信息通讯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 还有金融贸易额的急速增加 加快了信息文明时代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这样的世界市场的形成 破坏了原民族国家的一国经济体系 使其转变为超越国境的全球化经济贸易 从而改变了其经济模式。不是被强有力的军队而是被信息及经济侵犯了主权和国境的主权国家 对此却毫无抵抗 陷入空洞化的境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扩大 并逐渐重组世界各

国及其经济 将其分化成‘ 优胜组 ’和‘ 失利组 ’两个极端。个人方面亦不例外 全球化的冲击波使个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进入到‘ 电子个人主义 ’时代 有能力的强者活跃在世界范围内 而得不到政府及企业保护的孤独的社会弱者群只能靠寻求宗教、秘密结社、趣味活动等逃避到‘ 微观世界 ’当中。

文明的对立和全球化引起的经济差距扩大问题是连锁性的。“ 基督教文明圈 ”和‘ 儒教文明圈 ’比较容易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伊斯兰文明圈 ’则会产生相当大的抵触。与实现了近代化和现代化的淡化了宗教存在的前两者相比 后者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一原理 其差异是显著的。结果之一 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大及现代化的潮流和与之相抗衡的守旧派的传统主义—原教旨主义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样 在无法适应现代化、一直不能摆脱贫困的伊斯兰各国中出现了恐怖主义组织的预备军 这与上述问题不无关系。严重的贫困以致丧失统治机能的被称为‘ 败落国家 ’、‘ 失败国家 ’的各国 主要集中在过去的阿富汗、苏丹、索马里等伊斯兰圈及非洲地区，据说这些地区多数与国际恐怖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9·11 ”事件其原因之一是伊斯兰文明圈对美国推动的全球一体化、资本主义、基督教及现代的价值观的怨恨和反抗。

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基督教文明圈与依然沿用前代理论、人口激增的伊斯兰文明圈的对立日趋明显。伴随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两者间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加深 加之将世界

各国、企业、个人进行‘优胜组’、‘失利组’分类的市场原理主义发挥作用 事态变得更加严重。如何化解其中的矛盾 使其软着陆 成为 21 世纪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以上三个宏观国际结构上的特征，无论美国是否发生“9·11”事件 都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 这是大势所趋。与此相对应，“9·11”事件后世界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再度登场。20 世纪‘以美国为中心（“美国治下的和平”）是美苏两极结构 导致世界‘分立’。21 世纪美国独自作为绝对君主 君临世界 在性质和内容上与 20 世纪大相径庭。虽然也有泡沫成分 在经济上美国独占世界鳌头的同时，于 1990 年进行军事技术革命，在硬件上又占了绝对优势。与 2001 年美国 3100 亿美元的军费相比 昔日冷战时期的对手俄罗斯的军费仅为 80 亿美元。与其他大国因经济不景气而搁置军费预算相比，“9·11”事件后美国在鹰派的布什政府领导下 竟一反常态地实行军事扩张路线。现今 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即使群起而攻之 亦难以将其打败 美国似已经达到强大无比的‘帝国’的地位。

美国以‘反恐’战争“新战争”的名义旨在一举确立‘美国主导’的世界 通过惩罚妨碍其达到目的的所谓‘流氓国家’、‘支援恐怖主义国家’、‘无赖国家’尤其是被认为正在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伊朗、朝鲜构成的‘邪恶轴心’而成为掌管善恶的‘世界警察’。只要代表军队及大企业的布什

政权存在一天 那么将排斥美国文化的国家、组织、个人视为敌人的战争就会持续下去。

“单边主义”虽遭批判 但过去织田信长及拿破仑所梦想的国家及地区范围的绝对主义 今天美国要作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统治者来实现它。最近在美国的外交中可以看到其轻视联合国多国间协调主义的举动 这是 21 世纪美国在国际政治结构上筹码加重的缘故。国内及周边地区同样存在着分离主义问题的俄罗斯及中国因短期内在消灭恐怖主义问题上与美国利益一致 使得当前的世界论调较之“弱者的生存权、自治权”更优先于“强者的安全、稳定”。

其次 在了解上述全球规模的宏观趋势的基础上 让我们看一看 21 世纪初主要国家的动向。这可作为今后日本外交政策的参考。

首先 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 在布什共和党执政条件下，对内对外都采取对大企业、富裕阶层和军队有利的“单边主义”政策。在通商政策上 代表美国资本的利益 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全球化标准 试图重新建立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于共和党的强有力的支持后盾 政治依靠 之一的军方，继续积极进行军事技术革命 同时不惜退出与前苏联签署的弹道导弹 ABM 限制条约 推行耗资巨大的导弹防卫计划 (MD) 猎以谋取优厚的利益。

尤其在“9·11”事件后 美国的安全保障战略甚至被称为

“ 布什主义 ” 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即从过去国家对国家的战争转为国家对个人、组织间的‘ 新战争 ’ 的战略。它分为能力基础战略、美国本土安全保障、强化防御力、率先进攻等四个方面。这是与历来的战略迥然不同的新的战略 是为抵御 21 世纪的新威胁。布什时期的美国外交 摒弃了民主党克林顿执政时期的有关人权、民主化、地球环境等问题的政策是名副其实的‘ 鹰派 ’ 政权 和过去欧洲的绝对主义政权一样 被称作现代的全球绝对主义 旨在确立美国独自の霸权。并且 传播美国倡导的人权、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市场主义等价值观 如十字军式的‘ 民主主义的介入主义 ’ 的‘ 全球政策 ’ 势必会招致来自其他文明圈的反抗。

与此相比 作为美国‘ 同盟国 ’ 的欧盟 (EU) 却首先考虑包括失业对策及普及欧元在内的区域内联合。在‘ 反恐 ’ 战争、对阿富汗作战上 全力支持美国 但在进攻伊拉克的问题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在今后扩大的‘ 反恐 ’ 战争上 除英国以外 积极采取军事协助的国家将占少数。与扩大‘ 反恐 ’ 战争阵线相比 恢复国内及区域内的经济才是欧盟各成员国的心声。高失业率、恢复产业竞争力、吸收移民、社会保障、教育及扩充东欧成员国等问题是今后欧盟急于在区域内解决的问题。

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在内 旨在实现世界多极化的反霸权主义的欧亚大陆联盟的俄罗斯与中国，由于美国发生的

“9·11”事件彻底改变了以前两国试图逐渐紧密的双边关系。俄罗斯在“反恐”战争问题上立场鲜明地支持美国，尤其在美军与阿富汗的作战中，默许美军驻扎中亚各国及通过支援北方联盟来间接协助美国。通过这一对美援助行动，俄罗斯试图排除加入西方国家首脑会议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障碍，重整国内经济，提高国际地位的欲图暴露无遗，并且希望美国承认俄在车臣军事行动的正当性也是其目的之一。由于美国对俄罗斯好感日益加强，对于普京试图恢复俄罗斯大国地位的举动，美国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另一方面，同样为“反霸权联盟”的中国，通过间接支持“反恐”战争，试图进一步改善国际形象，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北京举办奥运会来争取在国际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面临着民族问题、台湾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也得到了美国的一定程度的认可。对于俄罗斯与中国两国而言，在“反恐”战争中，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却使此后中俄两国的关系相对冷淡。

最后，就作为“9·11”事件的间接发源地的中东问题进行分析。打着要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与本·拉登一伙”进行“反恐”战争的幌子，以色列的沙龙鹰派政权在巴勒斯坦策划扩大其国家利益。以色列为了解决问题而对巴勒斯坦激进派领导成员进行暗杀活动，从而加剧了恐怖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报复行动。显然以色列试图将美国的外交政策引向对本国

安全保障有利的方向上来。

假如只关注解决伊拉克的问题而任由巴勒斯坦的自杀性爆炸和以色列对这一行为运用现代武器进行报复攻击一种国家恐怖主义持续下去的话那么不久的将来新的中东战争和暴动将会成为推翻阿拉伯王权的导火索。在萨达姆之后，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领袖在伊拉克诞生时会有可能同周边的伊朗、叙利亚形成“伊斯兰—大什叶派圈”并与逊尼派的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对立形成两极结构加之未拥有主权国家的库尔德民族的独立运动逊尼派阿拉伯各国的王权的崩溃民主化进程的开始等中东有可能会进入更加不安定的状态。人口密集地区内的伊斯兰复兴的大潮流围绕淡水进行的争夺战加之周边大国对石油资源的争夺中东形势也可能会出现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巴尔干半岛那样不稳定的局面。

巴勒斯坦问题前景难料。由于英帝国主义时期“说谎外交”的后遗症导致至今边界仍不明确以色列、巴勒斯坦间实现和平尚遥遥无期。即使以色列沙龙政权不再采取任何行动，高龄的自治政府首脑阿拉法特被更换这个千年遗留的问题也是不可能解决的。现在因为有强有力的同盟国美国的支持，犹太人的以色列得以维持优势。但在将来就人口比例来说优势在伊斯兰教徒一边。如何维持以色列这个“国家”存在的历史正统性、合法性强行被以色列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如何建立“独立的国家”如何缓和并化解两国间的对立与矛盾实

现和平共处 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 其道路是崎岖漫长的。

综上所述 可以得出的结论是 在宏观结构上世界日益突出着三个特性并向前发展着, 即(1)全球一体化虽然孕育了矛盾 但不会后退而是一如既往地扩大世界市场 不将世界货币统一到单一的货币上 不会罢休。(2) 由此会导致现在正在解体的 17 世纪以来就已存在的国民国家体系进一步丧失其作用及权利。(3) 宗教、文明及经济等差异、对立及差距的扩大 如国内政治一样 会导致类似‘世界政府’、‘世界联邦’的出现 并且如果没有维持治安的公共权力及收入再分配的机能 是很难维持共存及安定的局面的。如封建时期的日本尝试建立绝对体制的织田信长试图统一天下一样 世界有必要留意今后美国如何向世界统一的目标迈进。

在微观上,“反恐”战争因美国霸权体制的再建又牵扯到了中东问题 所以很有可能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国际社会会继续当前的‘战时体制’。若不解决先前提到的宏观的结构矛盾而要获得‘和平稳定’只能借助于轻率莽撞的暴力(战争), 这确实能给世界带来一时的‘和平’但世界只注重‘战争’而不解决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和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矛盾(全球一体化的弊端)那么就不能排除有引发从南美及日本开始的‘世界性恐慌’的危险性。同时 在战争和世界经济背后很容易遗忘地球环境问题及全球经济差距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非常有必要继续努力。这就是当前 21 世纪初的国际政治和世界

经济不能在‘危机管理’问题上掉以轻心的原因。

最后 根据以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对今后日本应采取的国际战略进行探讨。

首先分析最为重要的日美同盟今后的走向。

缔结日美同盟关系至今已有半个世纪 涵盖它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之前日本弱小时期的‘一边倒’的日美关系一样 在 21 世纪也不能奢望与美国建立‘对等’的同盟关系。有必要正确把握进入 21 世纪以后发生质变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实质。在日美安保体制上 与冷战时期相比 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正如尝试日美安保‘再定义’一样 作为亚洲地区的稳定因素 日本应继续积极参与维和行动。损害与经济、政治、军事上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 对于只能靠贸易立国作为生存发展之路的日本来说是致命的 所以稳定日美关系 使日美关系的渠道及方式越多、层次越多越好。与欧洲不同 在涵盖整个亚洲地区的多国间的地区安全保障体系尚未建立期间 终止日美同盟关系 只能导致这一地区的不稳定及局势的紧张 这在当前是一定要避免的。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 为避免重蹈过去日英同盟被对方单方面终止的覆辙 应尽全力维持当前的日美协调路线。

接着再谈亚洲问题。信息文明处于主导地位的同时 市场主义会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假设形成世界单一货币的世界统一市场尚需半个世纪 这期间应以地区经济圈、地区经济

主义为临时措施补充以往的以国民国家为单位的一国经济主义。如北美的 NAFTA、欧洲的 EU 及东南亚的 ASEAN 等，正在发挥稳定区域内经济的作用。现在已进入了不形成人口规模在 3 亿至 5 亿的地区市场 而只以旧有的数千万人规模的国家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时代。日本经济停滞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还沿用工业文明时期的一国经济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内制度及结构 这在现代信息时代的全球规模的竞争中显得无能为力。

目前 东亚地区各国由于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安全保障方面的不稳定及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 致使地区共同机制尚未形成。比起北部 在东南亚地区如东南亚(ASEAN)、亚洲区域论坛 ARF 筹地区内经济及安全保障正在制度化。今后 为了参与全球规模的竞争 即使再迟也要努力在该地区形成“东亚经济圈”。日本国内的“消极派”认为 日本因为在贸易上的优势不多应暂时静观其变 以农业为首的国内产业保护非常重要 现在不是因为“中国威胁”而与中国争夺主导权的时候。但如果在激烈的全球经济竞争中日本再不进行任何改革 就会像堺屋太一的日本未来小说《平成三十年》所指出的那样 日本有可能独自走向衰退。日本应在建立“东亚经济圈”的基础上 使其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 并寻求自身发展的出路。

最后 是对为适应国际结构变化所进行的国内改革的说

明。概括为一句话 就是应尽早对冷战时期的一国经济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全面的重新认识。日本在冷战时期安全保障完全依靠美国、专注发展国内经济的那段特殊时代已经结束。以那些条件作为前提进行经济经营改革 单凭日本自身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可能从经济停滞中摆脱出来。据说现在甚至有人预期下一次泡沫经济的到来。国际条件发生变化的今天 正像巴西裔法国人乔逊·卡洛斯社长对日产汽车进行的改革一样 应引进在世界范围内成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秀部分 完成日本国内体系的全面转换。为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体制 应将官僚主导经济向民间主导经济进行转换 彻底放宽各种限制 实现劳动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 形成亚洲地区经济圈及建立保护弱势人群的安全网络。并且 为增加日本人的“软实力”全新的文化、教育必不可少。



## 第二章

# 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